

謝 麟

懲 忠 錄

水

敬	冊	特	記	記
日				
編				
校				

李 洸

777
16
Vol 7

彥立校

懲惡錄卷之三

中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洸
率道兵入援聞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州
道內人咎洸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洸不自安更
調兵與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尚道巡
察使金晬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
萬餘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洸易之先
使勇士白光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鋒登山
拒賊壘十餘步下馬發射賊不出日晚賊見光彥等
稍懈發白刃大呼突出光彥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

皆爲賊所害諸軍聞之震懼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
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且不據險設備真古人
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
懈數人揮芟勇而前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
委棄軍資器械無數塞路人不能行賊悉聚而焚之
洗還全羅國馨走公州晬還慶尚右道

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楊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
宣傳官即軍中斬恪恪初從金命元爲副漢江之潰
恪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楊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
渾兵適至恪合兵遇賊自京城出散掠閭閻邀擊破

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金命元在臨津
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遽請誅之宣傳
官既行而捷報至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武人而
素清慎嘗爲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後李廷
菴守延安全城人以為恪之功死非其罪且有九十
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

遣知事韓應寅帥平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
擊賊令勿受金命元節制時應寅赴京新回尹右相
言於衆曰斯人狀貌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韓應寅金命元之師潰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

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斂江中船隻，悉在北岸。賊結陣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十餘日，賊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帳，撤帷帳，載軍器爲退遁狀，以誘我軍。申砧素輕銳，無謀，以爲賊實遁，欲渡江追蹙。京畿監司權徵與砧合，命元不能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衆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與北虜近，備諳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弊尚未，食器械未整，後軍亦齊到，且賊之情僞未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爲逗遛，斬數人，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不

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進。申砧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而出，率其屬先渡。我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俱起，諸軍奔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爲賊所害。申砧亦死。軍士奔至江岸，不得渡，從岩石上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後奮長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江北望之，喪氣。商山君朴忠侃適在軍中，騎馬先走，衆望之以爲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應聲皆散。命元

應寅還行在朝廷不問京畿監司權徵人加平郡避
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復可止矣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或
黃赫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
南兵使李渾走至中山爲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
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清正
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
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同
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未
決二賊拈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

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
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老里峴
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
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行
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
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軍
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
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東中必貫穿或一丸
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
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

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
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追至芟
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兩王子臨海君
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
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
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
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
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墜不從王子留江原
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月賊以爲文官防禁少
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李鎰至平壤鎰既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界輾轉
至行在時諸將自京城南下或死或走無一人扈駕
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奔
敗之餘而人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既屢敗竄荆棘中
戴平涼子穿白布衫草履而至形容憔悴觀者嘆息
余語之曰此處人將倚君爲重而槁枯如此何以慰
衆索行囊得藍色紗帕裡與之於是諸宰或與駿笠
或與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靴
與之者猶著單履余笑曰錦衣州履不相稱矣左右
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

尹相曰賊之奔侯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
岐而爲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我民嚮道而暗渡猝
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
公曰然即遣鎰時鎰所率江原軍僅數十人益以
他軍鎰坐合毬門點兵不即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
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既出城無指
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胤自外來問之使
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岸賊
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鎰急令
武士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拔劍欲

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多近岸我軍急以強弓
射之連斃六七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
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上接見于大同
館余自五月罷六月初十日收叙是日兼命接待唐
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未久又聞都城不守車駕西
遷既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爲倭變雖急不
應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爲倭先導世祿之來余與之
同上練光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從江東林木間乍見
乍隱已而二三倭繼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若行路
休息之狀余指示世祿曰此倭候也世祿倚柱而望

殊有不信之過。曰：倭兵何其少也。余曰：倭巧詐雖大，兵在後而先來偵探者，不過數輩。若見其少而忽之，則必陷於賊術。兵世祿唯々，丞未回咨，馳去。命尤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窟伏山谷者入城。今中皆滿，及賊

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官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至官門，亂民塞街，皆袒臂持兵仗，遇人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怒亂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人即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願

車駕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
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
何意乃爾觀汝豹樣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喻衆人
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校
歛手曰小民間欲弃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
言小人雖迷劣宵中即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
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
閣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
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
之未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

方若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
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
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
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
劍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爲守
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夕召監司宋言慎責
以不能鎮定亂民言慎摘發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
同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不知所適朝臣多
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蓋是時賊兵已犯咸鏡
而道路不通且無報變者故朝廷不知也於是同

知李希得曾爲永興府使有惠政得民心以爲咸鏡道巡檢使兵曹佐卽金義元爲從事官往北道而內殿及官嬪以下先出向北臣固爭曰車駕西狩本欲倚仗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于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中間賊兵限隔天朝聲問亦無可通之路況望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既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北虜而已何處可依其爲危迫不亦甚乎今朝臣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咸鏡之間臣

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懇陳耳曰嗚咽流涕上惻然曰卿毋安在予之故矣既退知事韓準又獨請對力言向北之便於是中殿遂向咸鏡道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紙插江沙上令火炮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器與生麗握手拊背極歎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開余曰開見何妨閱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文蘇所裁也太槩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

調信云蕪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云蕪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陳於江東岸上

六月十一日車駕出平壤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泓鄭澈等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翼留守平壤余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巡察及余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謙守大同城門獲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郡守尹裕後等守

長慶門城中士卒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部伍不明城上人或踈或密或人止有人肩背相磨或連數塚無一人散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名曰疑兵隔江望賊兵亦不甚多東大院岸上排作一字陳列豎紅白旗如我國挽章樣出十餘騎向羊角島入江中水沒馬腹皆按輿列立示將渡江之狀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四荷大劍日光下射閃閃如電或云非真劍以木爲之沃以白蠟以眩人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烏銳到江邊向城放聲響甚壯九過江入城遠者入大同館散落瓦上幾千餘

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見練光亭上諸公會坐知爲將帥挾鳥銳邪睨漸進至沙渚上放丸中亭上二人然遠故不重傷余令軍官姜士益從防牋內以片箭射之矢及沙上賊遂巡而却元帥發善射者乘快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我軍從船上發玄字鉸大箭如椽過江倭衆仰視皆叫譟而散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即整兵舡斬工房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宰臣禱雨檀君箕子東明王廟猶不雨余謂天相曰此處水淺無舡賊終不能渡燻水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今則

城不可守何匹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潤德守之矣余曰潤德輩何不倚枚指李巡察曰公等會坐一處如宴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曰若令往見敢不盡力於是尹相謂李曰公可往李起出余時承命只應接唐將不參軍務默念必敗不如早迎唐將於中路速進一步來救庶可有濟日暮遂與從事官洪宗祿辛慶晉出城夜深到順安路中途李陽元從事金廷睦自淮陽來聞賊兵至鉄嶺矣明日過肅川至安易遼東鎮撫林世祿又來接受咨文送行在翌日聞車駕已離寧邊次博川余馳詣博川上

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可守乎臣對曰人心頗固似可守但接兵不可不速進故臣爲此以來欲迎著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兵至茲以爲憫上手取尹斗壽狀啓示臣曰昨日已令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聖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槩觀其形勢賊必由淺灘以渡宜多布菱鉄於水中以備之上使問此縣亦有菱鉄否對有數千箇上曰急募人送之平壤臣又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甌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迫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從一人自此馳去鎮撫之且收兵爲

平壤繼接使上曰誰人可去對曰余曹正即李幼澄有計慮可遣又啓臣事急不可遲滯當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爲期遂辭退出見李幼澄言上前所達幼澄愕然曰此乃賊數何可進余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義今國事危急如何雖湯火不可避顧以此一行爲難乎幼澄默然有恨也余既拜辭出至太定江邊日已平西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來疑平壤失守使軍官數輩馳往収之得十九人而至乃義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已從玉城灘渡江江上軍潰兵使李潤德遁走

此時敵防戰者黑由長政向小西行長也

余大驚即於路中為書狀遣軍官崔允元馳報行在夜入嘉山郡聞是日夕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已入北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郡守鄭述遣使進物膳平壤陷車駕次于嘉山東官奉廟社主自博川入山郡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為幕既累日不得渡江警備頗怠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以為可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彦伯等領之從浮碧樓下稜羅渡潛以舡渡軍初約三更奉事失時刻既渡已味爽矣見諸漠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賊驚擾我軍多射殺賊土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為賊所害奪

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退走還趨舡舡上人見賊已迫後中流不敢艤舡滄死者甚眾餘軍又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可涉是日暮舉衆由灘以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矢皆散走賊既渡猶疑城中有備遲回不前是夜尹斗壽金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人沉軍器火炮于風月樓池水中斗壽等由普通門而出至順安賊無追蹙者從事官金信元獨出大同門乘舡順流向江西明日賊至城外登牧川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入城始車駕至平壤廷議皆以糧餉為憂盡取列邑田稅輸

到平壤及城陷并本倉穀十餘萬石皆爲賊所有時
余狀報至博川又巡察使李元翼從事官李好閔亦
自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車駕及內殿發向嘉山命
世子奉廟社別山他路使之收召四方以圖興復分
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
亦自請隨世子上不答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內官
屢啓右相俞泓請辭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時尹斗
壽在平壤未還行在無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駕至
嘉山已五鼓矣車駕次于定州自駕出平壤人心崩
潰所過亂民輒入倉庫搶掠穀物順安肅川安州寧

邊博川以次皆敗是日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
曰此郡糧穀頗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
天兵不幸事至於此公若少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
不然亂作小人亦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
謙已不能令其下矣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
取潰卒十九人余約束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
信謙欲藉此自護故云然余不忍遽發小坐太門日
已過午更念無上命而擅留不行於義未安遂與信
謙別行上曉星嶺回望嘉山則郡中已亂矣信謙盡
失倉穀而逃翌日車駕出定州向宣川命臣留定州

列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而已余伏路邊送駕出城掩泣坐處薰樓下軍官數人在左右階下所収潰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邊柳木相環而坐向晚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而來向尤邊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余念已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如先攻弱者使之驚散爲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交接而未脫之徇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擒賊倉賊將行刑梟

首城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悉從西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宜川鐵山等邑恟倉者亦絕定州判官金榮一武人也自平壤奔還置其妻子於海邊偷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之曰汝爲武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耶此穀將餉天兵非汝所得私者杖之六十既而尹尤相金元帥武將李膺等自平壤皆至定州上出定州時有命尤相若來亦留住定州及尹至余傳上命尹不答直向行在余亦留金命元李膺等守定州追及乘輿於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意賊隨後至盡竄

山谷路上不見一人聞江邊列邑如江界等地皆然
余行至郭山山城下見有岐路問下卒曰此向何處
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呼從事官洪宗祿曰沿
途倉儲一空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惟龜城一邑
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運無策君久在龜城
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必有來見欲聞賊勢
者君從此急去龜城諭之曰賊入平壤尚不出天兵
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糧餉不足耳爾輩無論
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軍糧不乏軍興則後日
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協力輸到定洲嘉山可

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而去余自向龍川蓋宗
祿坐己丑獄謫在龜城車駕至平壤後始收叙爲司
饗正爲人忠實有忘身殉國不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天將參將戴其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
伎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
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
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爲賊向
道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援時我使申黈在玉河
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黈即號慟與
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一枝兵往衛國

此時入平
壤城而平
者為東西
行長

王及請賜銀黥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岷壽繼至尚
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
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
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紅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內
附幸賊既入平壤斂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
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
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
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
余病瘳甚甚臥不能起上令尤相出治沿途軍食余

使從事官辛慶普啓曰行在時任大臣只有斗壽一
人不可出臣已受接待唐將之命雖病猶可自力一
行上許之初七日夕疾詣行官拜辭蒙引對匍匐以
入啓曰一路自所串以南至定州嘉山則五千兵經
過時一二日食可辨安州肅川順安三邑蕩無所備
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備安州以南之食若兵
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多可以接濟雖圍城累
日平壤西二縣穀亦可竭力輸到軍前不至闕乏此
等曲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將相議濶狹相濟便宜
施行上曰然既出內賜熊膽臘藥內醫院僕龍雲者

送余于城門外五里痛哭余登箭門頌哭聲猶聞夕
至所串驛吏卒逃散不見形影使軍官往搜村落間
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今
且何忍逃避且天兵方至國夏正急此乃汝輩效勞
立功之秋也因出空冊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
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功勞啓聞論賞其不在此錄
者事定一一查覈行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
曰小人因事暫出豈敢避役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
可合即移文各處使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
轉報施行於是聞令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

設金鼎數百之間凡事稍集余以爲亂離之民不可
用急但至誠曉諭未嘗鞭撻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
盡起龍城人輸運馬豆及小米到定州嘉山者已二
千餘石矣余猶以安州以後爲憂適忠清道牙山倉
稅米全一千二百石載船將向行在到泊於定州立
岩余喜甚即馳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贊中興
之運請并取以補軍餉令守門將姜士雄馳去立巖
分運二百石定州二百石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安州
則以近賊姑令停船水中以待之宣沙浦僉使張佑
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

擬渡天兵余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又入平壤久不出
巡察使李元翼與兵使李贄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
在肅川余在安州

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
是祖承訓至義別史儒以其軍爲先鋒祖乃遼龙勇
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
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
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
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
門入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

鳥銃史遊擊中允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
追後軍陷泥濘中不能自援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
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方馬呼譟官
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
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鐵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
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
亭蓋承訓戰敗膽惴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
如此余使辛從事往慰且載送糧饌承訓留控江亭
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
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

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共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

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瀾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船撞着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權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

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纛圍其外亦爲太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主龍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

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曹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有志行爲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食幾二十餘年勵操愈堅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名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平壤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行在余遇於良

策驛語之日天兵將至子母往義州可還江東仍行
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遂狀啓
其由爲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兵
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書生不閑弓
馬徒以忠義激勵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望行在四
拜終夜痛哭一軍爲之流涕

賊兵犯全羅道金提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尙右道入全州界湛應井等禦之
於熊嶺爲木柵橫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筭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清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別人前典籍李廷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
監司李洸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
炬滿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
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上木其上署曰吊朝鮮
國忠肝義膽蓋嘉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贍等率兵進
攻平壤不利而退時元翼與贍將數千人住順安別
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醜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
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

以爲犄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力之士多折傷遂還也順安

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沉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以自訛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喘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丁一人

石尚書
司馬石
星也

背負騎馬直馳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我軍登天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劔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向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又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

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捨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人無以成也。昔者答之曰：京畿監司沉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從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耕當問奴，君書生臨陣終非所能。其處有楊州牧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軍兵使彥伯將之，可有勿慎，勿自將也。岱唯喑喑而不甚。

然之余又見其孤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義州人張某與俱，岱既去數月，間每有京畿人啓事行朝，經過安州者未嘗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人京畿賊勢及監司何爲，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及守令以下悉從深僻處躲避，減去儀從微服潛行，或屢遷徙不定，厥居以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先文知委，如平日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其憂之，申書戒勅如前，岱不變。既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京城，且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爲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附賊獲罪連名。

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名曰聽約。東日輸軍器，日報賊情，人人徃來無阻，其間亦有爲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俗信之不疑。至是，偕在朔寧郡，賊調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俗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賊去京畿，人權殞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懸於鐘樓街上，積五六十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倭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尸身還葬故山，俗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朝廷以松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勇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徃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賊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楊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鋒者，人以為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復賊。

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充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充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玘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為

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蒞事始知有朝廷兵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充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懼不測其制皆以為神明白遂率眾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

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
無其制有軍器等火炮匹李長終者創出取震天雷
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
發敵最畏此物

懲志錄卷之二

